

帶您進入最纏綿最浪漫的愛情世界

跟着感觉走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跟着感觉走

〔美〕 比尔·凯库伯 著 肖健伟 尹世寅 译

GENZHE GANJUEZOU

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·成都

FEEL ONE'S WAY

St • Martin's Press, New York, 1985

根据纽约圣马丁出版社

1985 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:张世翔

封面设计:文小牛

技术设计:凌志云

跟着感觉走

(美)比尔·凯库伯著

肖健伟 尹世寅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盐道街3号)

成都市劲草发行社总经销

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

崇庆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X1092mm/32 印张 6 字数 90 千

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0-00647-8/I·81 印数:1-100,000

定价:2.20 元

苦 果

在整整一生都无法捉摸的幸福里
是什么 在不断刺探
我那原来已成定局的命运
是什么 在不断呼唤
我那原来已经放弃了追寻
是什么啊 透过那忽明忽暗的思绪
在日与夜的交界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
曾经珍惜护持的面具已碎裂成泥
一切都只因为 我依旧深爱着你
在整整一生都无法捉摸的幸福里
无论是怎样的诱饵 怎样的幻象
我都愿意相信 愿意
为你走向那满溢着泪水与忧伤的海洋

.....

内 容 简 介

水一般细腻的情感

火一样炽热的欲望

琼瑶女士以她清纯、柔情万般的作品打动大陆千万读者的心。但其作品始终未能突破将生活中的柔情与炽热的爱欲溶为一体，使人掩卷之余，不免自叹：是故事中的人物多了些圣气，还是自己多了些俗气？

此书将以其具东方柔情似水，西方欲火如荼的情感描写，满足更多的读者需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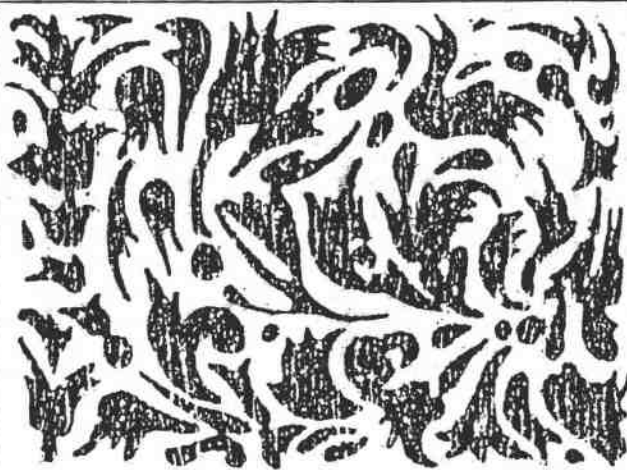
美丽柔情的少女何黛拉，聪明伶俐，战胜众多竞争对手而成为具有千万资产——拉克塔集团老板的私人秘书。

老板洪德森无论从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男人魅力。成熟、英俊，事业发达。但他对下属严厉、苛求，使黛拉不得不敬而远之。洪德森长期忍受着内心孤独，丧子之痛和感情饥渴的折磨，以至在他冷峻威严的外表之下，蕴藏着火一般对爱渴求的心。当黛拉迫使德森讲出这些后，两人进入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感情中。

在情感的驱使下，经过了柔肠寸断的现实与感情折磨，漫长而热烈奔放的欲海沉浮之后，终于获得了完美的爱。



第一章



1

通往里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，一名应试者走出来，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，虽然他并不知道面试的结果如何。秘书对着他淡淡一笑，随后低下头看了看名单上下一名应试者的姓名。何黛拉感到自己全身的肌肉崩得紧紧的。等在外间办公室内的，除了黛拉之外，还有两名应试者。秘书并不是按照应试人到达的先后来安排面试顺序的，所以，黛拉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。

对讲机里发出一阵嗡嗡声，这是准许下一名应试者进入里间的信号。秘书抬起头，朝旁边那位女士淡淡一笑，“杜小姐，你可以进去了。”

坐在黛拉身边的那女人站起身，走向厚实的橡木门。此时，黛拉觉得自己的内心乱成一团。她端详着自己的竞争者——对方大约有四十多岁，双眸里放射出怡然的神采。她不像是会遭到拒绝的面试者。黛拉忍住叹息，从皮包外层抽出香烟和打火机。坐在沙发旁边椅子上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子赶紧站起身，凑过来想为她点烟，可她自己却抢先一步点燃了。

“这是个不良嗜好。”她说着吐出了一缕轻烟，同时大姆指神经质地弹着烟头，她那紧张的心情，透过这动作显示出

来。

“对，”他同意道，说着，自己也点了一支烟。“不过，每逢等待之时，烟倒是一种挺不错的镇定剂呢。我叫柯包勃。”

她用深褐色的长睫毛挡住了自己对这个人评判的目光。她觉得这番善意的搭讪很是无聊。此人年近四十岁，看起来颇为合适这个职位。反正无论谁获得了这项工作，他们以后都不会再见面的。黛拉素来不喜欢卖弄风情，此刻，她觉得自己更无必要在近二十六岁时，才开始向男性抛媚眼。

“你好。”她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毫无自我介绍之意。她突然很想要尽自己所能去阻止这个人获得这项差事。就算他搭讪的目的是打发时间，她也认为跟他聊天是很虚伪的。

坐在书桌后的秘书开始打起字来。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唯一的声响就是打字机键落在纸上的单调之音。

黛拉侧过身，将烟灰弹入一个黄色的烟灰缸内。她的动作自然而优雅。

“这是我第三次面试。”柯包勃主动提出话题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她的手自然地伸向蓝色的裙摆，拉下裙子盖住了漂亮的膝盖。

“他们刷掉了很多人，现在只剩下五个人，我想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荣幸。”

“我倒不这样想。”黛拉把烟捺熄。她觉得自己的态度相当实际。假如其他人，包括柯包勃在内，认为这句话太过火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她一点也不在乎。身为五人之一并不令人自

慰，除非她能获得这份工作。

“噢！”他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端详着她，橡木门打开的声音分散了他对她的注目。几分钟前才进入那间私人办公室的女人走了出来，丝毫不理会等在这里的其他几个人。“这次很快。”柯包勃压低嗓门对黛拉说：“看来现在只剩下四个人啦！”

黛拉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正欲离开的应试者，暗自同意了她的说法。对讲机的嗡嗡声使她的神经又一次紧张起来，她感到无比焦灼。

“你可以进去了，何小姐。”秘书说完，又重新打起字来。

她的心猛地跳了几下。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想用表面的自持掩饰住内在的脆弱。她平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不再理会自己内心神经质的痉挛。面试总是会引引起应试者信心尽失的感觉，然而她绝不会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来。

“祝你好运！”她的竞争者祝福道。可她觉得他实在太愚蠢了。

走进那间私人办公室之后，黛拉轻轻地关上了门。她走向橡木桌时，脚步无声无息地踏上厚厚的地毯。坐在桌后的人正在翻看有关她的资料，直到她走近时才抬起头，但她知道那人一定早就注意到她的进来。

她静静地等他开口，忍受着他的目光，只希望他能成为她的老板。当她第一次面试以后，就打算查出这个未来上司的底细。不过除了他的名字和最基本的资料外，其它并无什

么收获。

老板约三十八岁，结过婚，没有子女。自他十二年前接管拉克塔企业后，使这家公司变成了一个商业大集团，这显示出此人在经营方面具有很高的才能。这是黛拉收集到有关他的唯一情报。因为他一直呆在幕后，以无形的力量控制着整个公司。

但是此刻，坐在她面前的这个宽肩男子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黛拉不由暗自猜测起此人何以能始终藏身幕后来。从他粗犷的外表和健壮的身躯看来，他是个极具男性魅力的人。单凭他的外表就能看出，他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，而他颇有影响力的地位也使他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利。可是她为什么无法在报纸和各类公开场合中找到有关他的消息呢？

他带着一种惯于让别人等待他的自在感，抬起头迎视着她。她立即发现自己对面是一双湛蓝的眼睛，他的脸象一具雕塑的铜像，五官显得严酷无情，隐含着一丝讥诮，极端的男性化。那双盯着她的蓝眼睛毫无表情，冷冰冰的。黛拉记起大学时听过一次演讲，其中提到过蓝眼的人比较善于心计，不易受情绪的影响，可以撇开私人情感，冷静地分析事情等。据说大部份赛车手、宇航员、飞机驾驶员都是蓝眼人，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解析能力。

无动于衷，冷静自持，善于心计——用这些词来形容眼下正在打量她的男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他冷漠的眼光从

她扎在颈后棕褐色的秀发，毫无兴趣地扫过她那曲线玲珑的身体，最后落在她式样简单的裙子上。最后他收起目光，又看起手中的资料来。

他没有对她的美丽流露出一丝一毫兴趣，二十六岁的黛拉早就知道自己的长相相当迷人，因此，他对她毫无兴趣的态度对她的自尊无疑是个打击。可是她转念一想，他要是对自己发生兴趣，那才是一件光火的事。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情绪竟受了他那冷漠的神态的影响时，她又有点儿不悦起来。

“请坐，何小姐。”他那低沉的声音使她一震。她觉得自己象个十几岁的学生似的，瞠目结舌地站在他的桌前。不过她表面上显得既镇定又有耐心。

“谢谢你，洪先生。”她的声音表现出谦卑和礼貌，随即便在他桌前的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来。

他的目光又落在她的应征信及前几位应试者的评分表上。房内再次陷入寂静中。黛拉怀疑他是在故意拖延，好使她的紧张之感流露出来。她内心很是慌乱，可是她知道，自己的外表上并未将此显露出来。

“你是企业管理系毕业的？”那双眼睛又一次投在她身上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以前在旅行社工作？”还没等她回答，他把身子往后挪了挪。“在那家公司里，你所负的责任非同一般。在许多方

面，你具有相当不错的经验。”“是的，过去的六年里，我曾到过许多地方，随旅游团游览过欧洲、东方，加勒比海以及南美。这期间我还做过订位和安排旅客食宿等工作。这类事情，使我开始涉足会计工作，最后逐渐开始担任管理部门的职务。”黛拉简要地介绍自己在旅行社所担的各项事务，她知道，自己担任的每一项职位的详情都记载在那份资料中了。

看起来他对这些并不十分感兴趣，对她从前担任过的工作也不怎么关心。“你想知道你自己第一次考试时打字和速记的成绩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我的分数。”黛拉并不担心这项成绩，因为她知道，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不错。

“你是成绩最高的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脸上并未带着任何赞赏的表情。

“是吗？”她回答，尽量使自己不要流露出得意之情来。

那次考试相当困难，和普通的考法截然不同。开始是半小时的听写，然后将速记符号译成文字，再用打字机打出来。整个情形都与正式工作时完全相同。

他懒洋洋地垂下眼睑，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。“你的应征信上说你是自动离开那家旅行社的，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公司，所有的执行部门都由那个家族中的人经管，呆在那儿没有晋升的希望。这点我在应征信里写得很详细。”

“请你说实话，何小姐。”她从他温和的语气中感觉到威胁和危险。

“我的话句句属实，洪先生。”黛拉对他暗示自己在撒谎的神情极为愤慨，她更加努力地使自己保持平静。

他疑惑地耸了耸眉头，这表情，既含有指责，又带着不屑之意。当他伸出手去拿桌上的另外一个纸夹时，身上那昂贵的西服也跟着伸展开来。他把纸夹放在她的面前，上面的标签上写着她的名字。

“我们不仅查过你的身份，何小姐，还对你做过一番彻底的调查。假如你成为我的私人秘书，就会接触到各种机密文件，所以你必须是一个极为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。”他冷静地端详着她。“你和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康家的儿子康严敦订过婚，这项婚约后来取消了。何小姐，我认为你离职的理由是出于私人感情，和缺乏晋升机会完全无关。”

“你错了，洪先生。”她的灰眸中充满了嫌恶，可是她尽量不使愤懑之情从话语中流露出来。“当我发现和亚敦订婚是个错误后，就在一年半前同他解除了婚约。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，和我们在工作中的关系根本沾不上边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我发现自己晋升无望，更高的职位的大门永远是为康家自己的家人所打开的。”看见他那高深莫测的表情，她感觉一阵恼火。“如果是为了私人理由，我会在材料上注明的，洪先生。我决不会象你所暗示那样，企图掩饰这件事，或

者对此感到羞耻。”

她的话大部份是事实，唯一没提的是那次婚约只是伤害了她的自尊心，而不是她的心。他俩的关系仅限于朝夕相处，事业上的合作和友情——至少黛拉这样认为，这是最稳固的关系。她始终接受这份感情，直到有一天，她提早结束一次会议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时，看见亚敦趴在沙发上忙着解开裤子，而一名涨红了脸的金发导游女正在撩开她的裙子。黛拉并没有尖叫怒骂，只是镇定地把订婚钻戒还给亚敦，告诉他他们目前还不适于结婚，她甚至朝金发女郎礼貌地笑了一笑，让她到洗手间去重施粉黛。

这件事使她的心灵上受到深深的创伤，如今伤口已经愈合，她变得更加坚强，足以应付将来可能面临的任何情感问题。这也是她之所以能坐在一个黑发性感男人对面，而不会产生任何遐想的原因。

“那么，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，何小姐？”他微微扬了扬头，同时眯起双眼，摆出一副挑战的神态来。

“全力发挥所学之识。”黛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，她对自己的答复持有充分的自信心。“说得更明确一点，就是谋求一个经理的职位。”

她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。“如果你成为我的秘书，那你打算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”

“这份工作的范围，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人事，获得更多的经验。贵公司复杂的机构可以教给我许多组织的方

法，并且使我了解一个大公司的内部作业情形。目标和雄心并不只是属于男人的专利，洪先生。”

“雄心通常会给人带来不快的私生活。”他说着，抬起手摸了摸嘴唇，冷静地打量着她。

“这个看法很有意思。我母亲一向认为雄心大志可以让一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。”黛拉答道，话中并无为自己私生活辩解的意思。

他的视线从她身上移回到资料上。“二十六岁，以你的年龄来说，你似乎相当成熟。”

黛拉觉得最难忍受的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他的态度。上次面试在她看来犹如经过了一次严刑拷打，可这一次却比上一次还要严重。到目前为止，她所经历的一切仍与她是否获得这项工作无关。他一直在跟她讨论，把她放在显微镜下研究，使她觉得不自在。

“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工作赚钱，在十七岁时就完全自立了。”她解释道。

他的目光朝摆在她面前的公文夹瞟了一眼，纸夹里装着公司对她的调查。“那么，你的父母呢？他们都还健在吧？”

黛拉本想问他，为何要问这些明明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，但她忍住了。“家父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家母最近领到了高中文凭，她一直在念夜校。目前她是一家旅馆的女招待。”

她的语调听来很镇定，可是内心却藏着火。她今天的地位是靠奋斗得来的，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。她穿的衣服虽不算高级——可是她不需要依靠社会福利而生活。她用自己的存款供母亲受教育，可是以前，她自己却因为没钱而辍了学。她很满意自己的成就，这个傲慢的大亨想叫她感到自惭形秽，哼，没门！

“那么，你的兄弟姐妹呢？”

“两个弟弟在空军服役，我妹妹在上个月结婚了。”

“你没有找别的工作？”

“我不急着找工作，也不指望马上在这儿获得这个职位。”可事实上她的存款数正在日益减少，很快会面临再也无法推三拣四了的窘境。

“你现在有没有跟什么人同居？”

所有关于自己私生活的情况使她始终保持一种安全感，可是她没想到他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这种过份的问题，于是，从她的灰眼里迸出了火花。

“这不关你的事！”这种提问，出于典型的好色之徒之口。“你唯一应该关心的是我是否适合这份工作，洪先生。”她使用这种犀利的语言显然是想打退他的进攻，可是没料这种语气在他身上没有起任何作用。

“我对你的爱情生活没有什么兴趣，何小姐。”他的声音冷峻得犹如发自一块钢铁。他仍旧不动色地道，“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并不过份。担任我的秘书相当辛苦，没有固定的工